

福建革命斗争回忆录

光荣的历程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 9 5 9 •

前 言

福建是我國最早建立紅色政权的地区之一，也是長期堅持革命斗争，紅旗始終不倒的地區之一。早在一九二六年，福建就有了共產党的組織。第二次國內革命战争時期，特別是紅軍挺進福建以後，福建人民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下，英勇頑強地展開反帝反封建斗争，實行武裝暴動，進行土地革命，先後建立了閩西、閩南、閩東、閩北、閩中等革命根据地。革命風暴如星火燎原，迅速席捲全省。中央紅軍長征後，國民黨反动派對革命根据地和革命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和瘋狂的迫害；白色恐怖籠罩全省。福建的共產党人和革命人民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千難萬苦，不屈不撓地堅持革命斗争。無數革命先烈倒下去了，更多的人起來繼續战斗。抗日战争開始，堅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紅軍北上抗日以後，國民黨反动派一直沒有放鬆對福建革命根据地的滅絕人性的摧殘。但是福建的共產党人和革命人民始終沒有被征服，被吓倒，被殺絕，他們不間斷地堅持游击战争，歷經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與南下大軍會師，勝利解放全省。

福建革命根据地人民在二十多年的殘酷斗争中，獲得了極為丰富的斗争經驗。福建党遵循着党中央和毛主席所指出的正確道路，堅決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革命，開展武裝斗争，在農村建立和

發展革命根据地，因此能夠立于不敗之地，坚持長期斗争直到最后勝利，对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福建的共產黨人和革命人民在党中央的領導之下，和強大而凶惡的敌人展開了英勇頑強的斗争，創造了无数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所有这些，都应載入史冊，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光輝的一頁。

福建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歷程，是一部丰富的愛國主义和社会主义、共產主义的歷史教材。这一部教材，对于今天的广大羣众，特別是青年一代來說，是十分有益的。回顧过去的革命斗争，使我們深深体会到党的正确、偉大和光荣；使我們認識人民羣众力量的偉大；使我們百倍珍惜革命勝利成果，熱愛自己的祖國；使我們更加認清反动派紙老虎的本質和革命潮流的不可抗拒，从而更加坚定實現社会主义、共產主义的勝利信心，更加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

因此，把过去革命斗争歷史寫成文章，編成書，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要做好这件工作，首先有賴于所有过去参加过斗争的同志們拿起筆，把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件事、一个人物或一次出色战斗等等寫出來；由个人口述，別人記錄整理亦可。其次要發動广大的老区羣众來寫，文藝工作者也应当运用自己的武器積極参加这一工作。老同志寫、羣众寫、文藝工作者寫，三者結合，互相协作，就能夠把老区革命斗争事迹充分地反映出來。

这套叢書第二集、第三集……正在編輯中。由于我們初做这一工作，还缺少經驗，希望大家多多帮助，隨時提出改進意見，以便把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做得更好。

編 者

一九五九年五月

目 次

山中十日	張兆漢 (1)
轉战武夷山	王文波 (14)
战斗在山林里	黃垂明 (33)
在艰苦的日子里	陳貴芳 (48)
魚和水	林映雪 (52)
艰难的歲月	夏國忠 (56)
山狗凹战斗	刘永生 (60)
第一次战斗	左丰美 (66)
从五指山南征	王 直 (71)
檢來的輕机槍	熊兆仁 (76)
勇敢的人	林吉藻 (79)
智繳“兩只脚的槍”	鍾得标 (84)
獅头山回憶錄	盧 叨 (87)
紅色保長	謝贊聚 (99)

紅茗洋.....	王烈評(123)
战斗在“小延安”	江 岩(127)
記閩西王濤支隊	謝畢眞(145)
閩江上的紅色堡壘.....	梁宝通(151)
參軍前的故事.....	余德金(170)
一顆紅心.....	陈蘭琴(176)
在莆田养伤.....	陈邦兴(193)
电波傳到党中央.....	古 明(199)
“工農通訊社”生活片断.....	雷德兴(204)
我的一段經歷.....	黃垂邦(210)

山中十日

張光漢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的一个夜里，我們在閩中特委机关工作的二十几个同志，在特委书记鄧子恢同志的率領下，以一种非常快速的行动，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出来。

那时，北風刮得很紧，烏云在林野的上空弥漫着。路徑消失在黑暗里，只有在远处的什么地方，可以隱約地看到一条象垂練一样的飞瀑在閃閃发光。我們在树林里一步捱着一步地走着，脚下的树藤时常把人絆倒，可是，誰都沒等同志們攙扶，就很快地爬起来繼續前进。

山峯的輪廓黑压压的显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在羊腸小道中走了沒有多久，就在一个峻峭的岩石旁边停留下来。这里离外坑有十几里路，周圍都是一片連綿不断的森林，大家坚信：敌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找到这个地方，如果再往前面走去，誰知道天亮的时候会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情！因此，大家都要求晚上在这里歇夜，等到明天傍晚时再轉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时，我們都疲倦得要死，沒管下面是石头还是荆棘，便一个个的躺下来休息。被汗水浸透的内衣，象冷鉄板一样紧貼在肌肤上，把同志們冻得渾身打顫。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好蜷伏在草丛里，听从自然力量摆布了。

但是，睡神终于战胜了寒冷，沒有經過多久，大家就呼呼地睡去。

溪流在谷底潺潺地响着，从昨夜刮起来的北风，现在已停下来了。天上一丝云彩也没有，太阳照在人们的身上，使那些还在迷迷糊糊睡觉的同志，感到一种异样的温暖。大家在这时候都觉得肚子有点饿，想找一些东西吃，可是在这树林里，除了赤莓外，又有什么东西好找呢？不过有总比没有好，一下工夫，同志们就把周围野生的赤莓采光了。

时间缓慢地捱延过去，同志们一面在检查武器和弹药，一面在谈论昨天突然发生的事情，好象有一种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人们的心头一样，把每一个同志弄得心烦意乱。这时，我正把一支曲九手枪拿给杨伟去换哨，突然看到一个被派出去打听情况的同志，带着两个游击队员到我们这里来，他们的衣服全都被树桠钩破了，脸和手几乎布满了伤痕。鄧子恢同志一看到他们，象多年没有见面的亲人一样，一下子就把他们的胳膊抓住。他抑制不住那迫不及待的心情，没等他们喝一口水，就叫他们坐下来汇报红军游击队失利的情况。

据他们说：昨天上午，大约有一千多个白匪海軍陆战队，预先埋伏在芦尾附近山头上，我们一直没有发觉，等到枪声大响，我们才知道受到敌人的包围。这时，我们的队伍已被敌人压缩到一个地形极端不利的小山隘里，开始敌人用机关枪和手榴弹阻止我们突围，接着便到处放火烧山，这样，我们所有的退路都被切断了，政委陈天章同志负伤被俘，教导队长湯軍同志和其他一些游击队员当场牺牲。我们的队伍完全被烈焰腾腾的火势冲散了，他们两人当时究竟是怎样冲出来的，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

他们所谈的这些情况，使我们忘却了眼前的处境。过去的场景，一幅一幅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想起红军游击队和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在江口、在模柄宫、在下冲、在梅洋、在外

坑，在……經歷了多少的战斗，战胜了多少的艰险！可是，現在却被敌人打败了。我們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向鄧子恢同志注視，雖然他在昨天晚上沒有睡过覺，但是在那深陷的眼睛里，却可以看到它蘊藏了多少的沉痛和憤怒。这种情况，对他來說并不是第一次，在閩西，在中央苏区，他領導过多少次的革命斗争，胜利、失敗、再胜利。他那双炯炯发光的眼睛好象向我們提示：我們是能够在最險恶的情况下勇敢地坚持下去的。

黄昏落在周圍山峯上，蒙蒙的夜色已把整个树林低低地籠盖住。这时，我們正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出发，突然，有一种嘈杂的声音傳到我們的耳朵里，我們派人出去一望，馬上发现有一二百个敌人从后面山崗上走过来。情况变化太快了，鄧子恢同志只向那边瞥了一眼，便立刻叫大家轉移到对面山上去。从敌人的行动来看，他們似乎不大知道我們隱蔽的地方。他們在山頂上假冒紅軍游击队在喊叫，說他們是从芦尾突围出来的游击队，要我們回到外坑去。这种謊言本来是一下子就可以看破的，可是却把那个懦夫——乡苏維埃政府主席馬备迷惑住了。他不管大家的劝阻，竟一下冲到谷底来回話。就这样，我們的目标被敌人发现了，他們用一陣密集的排枪向馬备站立的地方射击过来，馬备赶快往回跑，但是和馬备一道跑出去的一个赤卫队员，却被敌人打死了。随着排枪而来的是机关枪的吼叫声，这种声响在千岩万壑間回响着，听来好象在周圍几里內每一个山头都向我們发出射击。

眼前的情况不允許我們有一分鐘的躊躇，是抵抗还是撤退，必須立刻作出抉擇。我們知道自己的力量怎样，十几支长短枪和两百多发子彈，是不能够和敌人强大的火力相对峙的。只要我們发出一声枪响，敌人的机关枪就会打过来，将使我們处于更危險

的境地，所以鄧子恢同志要我們趁着敌人还不知道我們的虛實的時候，迅速往後面山巔撤退。

敌人在对面山上盲目地射击了一陣，看到我們沒有反应，便偷偷地摸到谷底，向我們撤退的这一座山峯縱火焚林。當我們到达山巔時，後面山麓已經變成了一個烈焰奔騰的火海，火舌很快地从谷底延伸到山巔，雜在樹林中的青竹，燒得辟拍响。

我們大家一個跟着一个地奔跑着，在我們的前面是一座高大的山峯，這裡沒有路，只有一些樹藤可以攀附上去。這時，天已完全黑下來了，我繼續不斷地往一座峻峭的巉岩爬去，可是我那一條負傷的左腿，却越來越不聽話了。我走一步，停一步，等走到山上時，隊伍已經看不見了。我怕掉隊，所以不管腳下怎樣難走，還是拼命地往前面趕。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從一塊岩石上滑了下來，還沒有站穩，就一個倒栽蔥滾下了山坑。這時只覺得身上什麼地方好像被一種東西扎了一下，眼前一陣昏黑，以後的情形就什麼也不知道了。

時間不知道過了多久，等我醒來時，已經是夜半時分了。全身好像被刀割一樣，沒有一處不感到劇痛。我想從山坑里掙扎起來，可是我的身體剛一轉動，便發現我的左腿已經折斷了。我咬着牙關，用腹部貼在地上，慢慢地匍匐到一堆草叢里去。我不管腿部怎樣的痛，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把自己迅速地隱蔽起來，不要在天亮時被敵人發覺。

這一夜，我躺在草叢里，幾乎沒有瞌過一次眼，喉嚨好像被火燒一樣，我吮着干焦的口唇，胸膛里感到非常的難受。這裡什麼東西都沒有，我只好把那帶有露水的青草，抓了一大把放在嘴里咀嚼。雖然這些野草有點苦澀，甚至難於下咽，但總使干焦了的舌尖有了一點點的濕潤。寒風在樹林里刮得呼呼地响，我蜷伏

在草丛里，全身好象痉挛一样在打抖着。飢渴、寒冷、伤痛，怎么办呢？死亡的黑手正在时刻地威脅着，我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翌晨，天色刚刚破晓，我就被棲宿在寒枝上的鳥声惊醒了。我以为附近有什么人在走动，可是睁开眼睛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周围仍然静悄悄的一片死寂。这时，我开始观察周围的地势，只看见山麓的那边，有着一大片的梯田，田里光秃秃的，只有一些稻草还放在田壠上。这里，我没有到过，但从方向来看，似乎离福清县属的泗洋不远。我心里想：如果我的估计不错，那我就有一线希望了。因为离泗洋几里路的溪底村，是有一些赤色群众的基础的。假如他们上山砍柴，我也许不至于完全陷入绝望的境地。许多情况显示：敌人在放火烧山以后，并没有继续往前追击，现在落在敌人手里的危险是大大地减少了。但是眼前怎样摆脱飢餓的威脅，我想不出一点办法来。太阳越升越高了，和煦的阳光照得我那冻僵的手足渐渐地暖和起来，我抱着头蜷缩在草丛里睡觉，一时忘却了飢渴和腿部的酸痛，让睡神把我带进到酣梦里。

但是，我没有睡一会儿，又被冻醒了，我的肚子正在轆轤地作响，整个头有千斤般重，金星不断地在眼前飞舞，两边太阳穴就象要马上爆炸一样。“不餓死，一切总有希望！党要我坚持下来，我不能让命运来摆布我。”想到这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从身边拔出一把草直往嘴里送，可是这实在吞不下去，我咬了一会儿，又把它吐出来。

这时候，许多往事在我的脑海里翻轉着，我忽然记起一件事：那时，我只有七、八岁，我的父亲从福州回去，经过永泰时，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被当时的“北軍”抓去坐牢，我的母

亲听到这个消息，連夜赶去探望。家里只有我和我的三哥两个人，一天晚上，地主老虎五的儿子因为賭錢，怕回家挨打，却偷偷地跑到我家里去躲，这下子可不得了，老虎五象凶神恶煞一样，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們两个兄弟关到牛栏里，整整有一天不让我们吃飯。这件事深深地烙在我那幼小的心灵上，我曾經发誓要洗雪这个耻辱，而現在我却不能如愿以償。我又想起陈天章同志在紅軍游击队中的許多事情，現在他被敌人俘虏，不知道情况怎么样，鄧子恢同志等是否安全撤退，他們晚上会不会轉回头来找我？这一切，象銀幕上的电影一样，在我的眼簾前显现着。我知道自己正置身于呼救无援的境遇中，我不能矯飾自己一点恐懼都沒有，但是有一种比恐懼更坚强的，是生的要求正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吸引着我。我緬怀着許多死难的同志，一种复仇的火焰便自然而然地在心里燃燒起来。我想，除非是一切的希望都归于幻灭，否則，我是不甘于这样的默默无声地死去的。

西方一抹淡淡的夕阳的余暉正在天际映射着，周圍的一切預示着：可怕的夜晚又要来临了。我已經有两天沒有沾过一粒米了，各种各样的苦楚象鉄棍一样，几乎无終止地往我身上鞭打。我这一夜里，差不多一直和痛苦相掙扎，我睡了又醒，醒了又睡。就这样又度过了一夜。

第三天晚上，我的腿肿得很大，我用两手不断地摩擦，但一点用处也沒有。我的头燙得很厉害，肚子餓得实在有点支持不住，我想掙扎起来，可是一陣眩暈，脑袋便无力地斜靠在后面草堆上。这时，月亮高挂在东方，附近的山峯、树林、田壩都清楚的显現在我的面前。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鋼笔，手不由自主地顫抖起来，这是我和王于洁同志到游击队来以前在涵江买的，我好像看到一个熟識的面孔，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以后，我就一直处在迷糊的状态中，浑身软绵绵的，连动一动都没有气力。有时被一阵冷风吹醒，但很快的又昏沉沉地睡去。

大约是第五天早上吧！我正在迷迷糊糊的睡着，突然有一只手在摇着我的肩膀，我以为是在做梦，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有一个老人站在我身边。

“你怎么样？”他弯下腰来，轻轻地抚着我的头额。

“我……肚子饿得厉害，”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可是无论怎样也坐不起来。

“你一定饿坏了，请你等一等，我去采一些赤莓给你吃。”他说着，就站起来向树林走去。看去他的背虽然有点弯，但走起路来还是非常矫健。

这老人的来到给我增添了无穷的活力，心里暗忖：“这下可有希望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过度兴奋的关系，我用两手向后用力一撑，就霍地坐起来了。我开始仔细端详老人的背影，白发、驼背、瘦小……这个背影我是多么的熟悉啊！他是我所习见的千百个劳动人民中的一个。我望着他手里拿着一大把赤莓，一颗心几乎激动得跳荡了起来。

那些赤莓黑甸甸的象葡萄一样，我没等他走到我身边，就把赤莓从他手里接过来，并且贪婪地往嘴巴里送，那种多汁的酸甜的味道，是我有生以来没尝过的。

这时，我的喉咙已没有早先那样的焦渴，肠胃也觉得舒服得多了。他似乎早已知道我是一个什么人，所以也没有问长问短，就小心翼翼地把我背到一个岩洞里去。

“这里会暖和一点，也不会被人看到，你躺一躺，我替你拿几把稻草来。”他没有等我回话，又匆匆地走出去。

我不知道用什么来表达我那感激之情，我望着他那僵硬的背影，眼泪便簌簌地流下来。没有一会儿，老人拿来一大捆稻草，他象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把稻草分做两半，一半给我做铺垫，一半给我做铺盖，等到一切都收拾完了，这才坐在我身边问起我的详细情况。

我开始犹豫起来，暗暗地问着自己，应该怎样告诉他才好呢？从他那双亲切而又和善的眼睛看来，我觉得我不应该对他有所隐瞒。

我告诉他我是游击队员，怎样突围，怎样受伤。他没等我说完，就接着说道：

“你不说，我也看得出来，不要害怕，以前天章就经常到我们这里。”他停了一下，随后就告诉我这几天外边的情形。他说：“听说天章那天解到城里就被枪毙了。外坑烧得很惨，现在民团还在各乡清乡。”我听了这话，心里一直在想：他怎么会死呢！老人看出我心里难过，便象是安慰我似的：“是啊！干这种事，总是要拼人头的。”他说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接着，他告诉我那天天章同志在芦尾被俘的情况，据说天章同志最先是足部被打伤，后来退到一个瓦窑里去，敌人想冲进去抓活的，可是结果却被他打死四个人，以后因为他来不及装子弹，才被敌人活捉。这个英雄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人民的心坎里，据老人说：有好多人都背后偷偷地替他流泪。

一段亲切的交谈，使我和老人的心更加亲近起来了。他拿出旱烟管，一边点烟，一边继续说道：“红军打死六九五，给我出了一大口气，你不知道我们以前给这坏蛋害得多惨！现时你们遭难，我能够做得到的，当然要帮忙。”

老人和我谈了好久，以后看看时间不早，才站起来和我告

別。臨行時，他還向我一再地說道：“你放心住在这里，我下午帶一些東西來給你吃。”

他走了以後，我才開始注視岩洞里的一切。這時，我覺得有點困倦，很想好好地睡一覺。這天上午，我睡在稻草里，好象在家里一樣的舒適，我足足睡了幾個鐘頭。

下午，老人果然來了，他手里提着一個竹籃，一進岩洞，就對我說：

“這碗稀飯，你吃吧！”接着又說道：“我怕不能天天來，特地給你帶一些番薯來，再捱過幾天就好了。”

“一碗稀飯”，我懷疑自己是在做夢，但看到端在老人手里的碗筷，又覺得它是完全真實的。我連話都沒有回答，就馬上坐起來，接着就狼吞虎咽起來，這一瞬的情景，是我畢生永遠不能忘記的。

之後，他又坐下來和我攀談。從談話中間，知道他和他的孩子，住在離这里不遠的一個村子里，家里耕一畝多地，是向地主租來的，因為都是梯田，收成很壞，平常靠打柴過日子。和他同村住的都是一些貧苦的人，他們經常挑柴到江口去賣；經過梅洋時，總要受惡霸六九壘的欺侮，有時他要你從江口代買一些東西，如果你不替他買，那就一定倒大霉。但是替他買了，只隨便給你幾個銅板，叫你白白地吃虧。因此，前些時候，紅軍游擊隊把六九壘殺死，这里所有的人人都認為這是替地方除了一個大害。就憑這一點，他把紅軍游擊隊看作象自己的人一樣。但是我問他的姓名，他無論如何也不肯說。我知道他有些顧慮，所以也就不便再問下去。他說完話，看到我睡的稻草太少，又去拿一捆來，很細心地替我蓋上。

這以後幾天，我一直躺在岩洞里，每天除了睡覺以外，就是

坐起来撫弄老人給我带来的二十多个生番薯。这在別人看来是可笑的，可是我啊，却把它和我的命运連結在一起。因此，当我每頓把它拿来吃的时候，总是細細地咀嚼，深怕一下子把它吃完。现在，飢寒的威脅总算是解除了，可是我的左腿却没有显著的好轉。我用双手尽力地按摩，希望能够早一点站立起来行走。

我住在岩洞，似乎給老人增加了一份的心思。他每天上山打柴，总要来探望我一下，而每次来时都要給我带来一大把赤莓，这使我在岩洞里的生活有了保証。

第九天傍晚，老人又来了。他兴冲冲地走进来，告訴我一个消息，說民团已开回模柄宮去了。他問我能不能爬到山下树林里去，如果可以的話，那他晚上就来接我。还說这里到下面树林里只有一里路，再繞了一个田壠就到他家。最后他还特別向我說明，他所以不敢背我，怕路上遇到人。

这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我用两手撑在地上試爬了一下，便馬上答应下来。那天夜里，我一直沒有睡好覺，思潮象波浪般地起伏，一会儿想到那些和我朝夕相处的同志，鄧子恢、王于洁、謝光、余光等等，一会儿又想到我的父亲和母亲，他們已經有两年多不知我的下落了，这时候在家里該是多么的想念啊！我尽在想，差不多就沒有个完。等到夜深时，我才迷迷糊糊地閉上了眼睛。

大約在夜里三四点鐘，我就醒来了。从岩洞到山下树林里，虽說只有一里多路，但在我来说，却是一个比什么都要艰苦的历程。我應該在拂曉以前爬到那里，不然我这条从絕望中拯救出来的生命还可能遭遇到意外的危險。我毫无猶豫地把剩下来的几个番薯尽量裝进口袋，一只手扶着左脚，一只手撑着身子，依靠着臀部的力量，狠命地朝洞口爬去。

当我爬到洞口时，就觉得左腿痛得实在叫人难受，我停了一下，思想不断在斗争，爬呢抑是不爬？要爬，这么一大段路几时才能爬到！要是不爬，万一被人发现了，那怎么办？我思考的结果，最后决定还是朝前爬去。

天上的星星已渐渐地隐没下去，东山上的晨曦显示着天很快就要破晓了。这时，我的手和脚已完全失去了知觉，浑身直打哆嗦，连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怎么办呢？天已经大亮了，我才爬了这么一小段路。眼看离山下树林还很远，我决定在附近草丛里隐蔽起来。

白天又慢慢地捱过去了，我注视着那条折断的腿，脑际立时涌现着这样的念头：“如果老人到树林里找不到我，那不是一切都完了吗？”我用手痛击自己的脑袋，毫不犹豫地立刻开始爬行。

冷风在树林里呼呼地吹着。在刚刚不久，天还是那样的晴朗，可是没有一刹那工夫，乌云就弥漫了整个天空。夜越来越黑，我伸出手几乎看不到五指。这时，我不管石头和荆棘，也不管腿上的剧痛，拼死命地往前面爬。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雨辟辟拍拍地下来了，我浑身象水鸡一样，湿漉漉的。我想试着再爬一阵，但是我实在一点力气也没有。这时，我的心境倒平静下来。我伏着身子，心想：“妈的！就让你痛痛快快地淋一顿吧！”

这以后，我一动也不动地躺在那里，我只觉得冷，牙齿一直在打颤，手和脚已经僵硬得象木头一样。脑子昏沉沉的，连雨在什么时候停了，我也不清楚。

天亮了，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啊！我原来已经爬到路边了。我想这样的下雨天，横竖没有人走路，因此，我就坐在那里休